

学术专论

雍正帝打击太监魏珠原因新探

——魏珠其人其事考

常建华

〔摘要〕魏珠大约生活于康熙中期到乾隆中叶，有关他的记载是在康熙五十四五年以后大量出现的，可能这时魏珠担任了总管太监。魏珠因皇帝信任以及担任宫中要职，行为有失约束。雍正帝不喜欢魏珠，寻找借口打击他，魏珠被派往康熙帝景陵，受到看管。雍正帝从轻发落魏珠，乾隆帝再次宽宥，魏珠曾在寿皇殿、寿安宫当差，乾隆二十六年尚在世。雍正帝打击魏珠，表面看是因魏珠在皇家陵寝重地建房破坏风水而获罪，实际上是对魏珠在康熙晚年与储位争夺对手允禩、允禔关系较好而仇视他。雍正帝打击魏珠未必是因为魏珠目击康熙帝临终情景、得知雍正帝得位不正或者说是篡位的秘密。

〔关键词〕魏珠 雍正继位 太监

〔中图分类号〕K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3)-03-00017-10

雍正帝上台后即对康熙帝信任的太监魏珠严惩，这引起了后人的注意，也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清史专家冯尔康先生指出：雍正帝继位篡夺说研究者指责雍正帝对康熙帝不忠，迫害其家奴，以此反证雍正帝的篡位。太监魏珠受到康熙帝信任，奉命转传谕旨，雍正元年（1723），将魏珠禁锢于景陵，几乎凌迟处死。雍正帝这样处分康熙帝亲信太监，篡位论者认为太监了解康熙帝传位意向，不利于篡位的雍正帝。其实“允禩集团与太监交好，以至贿赂收买，允禔令其子管太监魏珠叫伯父，可见关系密切，允禔的无耻行为，也是图位心切的表现；雍正继位要起用自己的太监，收拾几个与允禩集团有重大关系的太监也就不足为怪了。康熙晚年不立太子，意向绝对保密，当时的官僚谁也没有猜出来，可是后世研究者总以为玉牒中有暗示，或者太监能探知，这是想象之词，太监又何能知晓，因此雍正惩治太监，又何必非因篡位之故”^①。我服膺此说，不过由于冯先生的上述看法出自普及性著作，并未出示史料，而学术界尚无有关魏珠的专门研究，因此笔者想就雍正帝打击魏珠的原因以及魏珠的生平事迹考索，以推动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为康熙帝传旨的亲信近侍魏珠

目前所知有关魏珠最早的史料，是清宫懋勤殿藏“清圣祖谕旨”。1928年2月出版的故宫博物院掌故部所编《掌故丛编》第二辑“清圣祖谕旨二”，有一条谕旨涉及魏珠：

魏珠传旨：尔等向之所司者昆戈竹丝各有职掌，岂可一日少闲？况食厚赐，家给人足，

〔收稿日期〕2012-12-24

〔作者简介〕常建华（1957—），男，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天津 300071；changjh@nankai.edu.cn

① 冯尔康：《雍正继位新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2—123页。

非掌天恩无以可报。昆山腔当勉声依咏，律和声察，板眼明出，调分南北，宫商不相混乱。丝竹与曲律相合而为一家，手足与举止晴转而成，自然可称，梨园之美何如也。又，弋阳佳传，其来久矣，自唐《霓裳》失传之后，惟元人百种世所共喜，渐至有明，有院本北调不下数十种，今皆废弃不问，只剩弋腔而已，近来弋阳亦被外边俗曲乱道，所存十中无一二矣，独大内因旧教习口传心授，故未失真，尔等益加温习，朝夕诵读，细察平上去入，因字而得腔，因腔而得理。^①

编者“清圣祖谕旨二”所作按语称：“此谕旨亦藏洪字八〇八号箱内，为实录、圣训、东华录所不载者，年月皆无考，略以类排比之。”因该谕旨谈论清宫演戏情况，为清代戏曲研究者重视，将该谕旨的时间推测为康熙二十三年（1684）首次南巡之后^②。该谕旨表明，魏珠在为康熙帝向在宫中从事演出的人员传旨，表达对于昆山腔、弋阳腔的看法，要求他们勤于练习。

《康熙起居注》也记载了一些魏珠传旨的资料。如康熙五十四年（1715）四月，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骚扰哈密，康熙帝命吏部尚书富宁安率兵讨伐。废太子允礽使用硃水写信，请为其福晋看病的医生交给正红旗满洲都统公普奇，希望他保举自己为大将军，结果此事被人告发，是为“硃书案”。康熙五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康熙帝因一些大臣企图复立胤礽，重提“硃书案”加以否定，他说到曾派魏珠传旨于允礽：“朕遣魏珠等将硃水之书与伊阅看”^③。再如五十五年六月初二日，时值康熙帝避暑驻蹕热河行宫，《康熙起居注》记载：“是日太监魏珠出，传谕领侍卫内大臣·侯巴浑德、公嵯伦岱、大学士马齐、署理内务府总管事务·散秩大臣关保、郎中海章等曰：‘此时甚热，有现成之冰。热河周围行人稠密之地，看有可安冰水桶处酌量安置，早凉时安置亦无用，已时以后置之。’”^④又如五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皇太后病亡前后，康熙帝亦患重病，《康熙起居注》记载初五日“近侍魏珠传旨，谕诸大臣”带病谒见皇太后的情形，十五日“近侍魏珠传谕”^⑤齐集宫中致祭皇太后的诸王、贝勒、贝子、公以下文武大小官员，外藩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塔布囊等，王妃、公主、郡主以下，八旗二品以上官员之妻，告诉大家向皇太后奠酒举哀以及自己的身体状况。这些资料说明，魏珠属于康熙帝信任的“近侍”，可能直接负责照顾皇帝的生活。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保存了有关魏珠在康熙朝活动的更多资料，都是有关魏珠传旨的相关记载。康熙五十五年（1716）七月初六日，苏州织造李煦奏称：“奴才赍折子的家人回苏说，总管太监魏珠传万岁旨意：教习姚天进有坟地一块，被人盗卖，将此情由替他查问明白，可具一折子交给与我，以便启奏。”^⑥以下是李煦报告他办理坟地归还姚姓，仍交姚天进之侄姚在明管业的结果。奏折中出现的教习姚天进，当是在宫中教授演戏的师傅，可能隶属于内廷演戏机构南府。姚天进在家乡苏州有坟地被盗卖之事，请求皇帝干预，康熙帝竟让魏珠传达给地方上过问。这时魏珠的职位是总管太监。

翌年，山东巡抚李树德奏称：“康熙五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于热河行在，太监魏珠向奴才差去奏雨水折子家人王礼下旨意：叫山东巡抚进信玻璃，作坊内使的，先得二三十斤进来也好。钦此。奴才差人购觅得洁白信三十斤装匣封固，特差家人梁栋恭进。”康熙帝在该折上朱批：

① 该谕旨已为一些学人引用，断句、标点不尽相同，文字或有错误。笔者引用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清代档案史料选编》第1册第675页所作断句、标点。

② 王政尧：《清代南府考》，《清史论丛》（2011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1年，第7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康熙五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第3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2486页。

④ 《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2288—2289页。

⑤ 《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2468、2471页。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档案出版社，1984年，第7册，第298页，第2175号《苏州织造李煦奏报遵旨查明教习姚天进坟地房屋事宜折》。

“此折奏的是，原为烧玻璃处用。”^① 魏珠向山东巡抚传达了购买制造玻璃原料的旨意。

康熙朝奏折中有一个附件《奉旨宽免普陀钱粮碑记》，开头部分交待事情经过时说：“康熙五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准内务府移咨，内开康熙五十七年十月二十日，侍卫魏珠将南海普陀洛迦山普济寺僧心明、法雨寺僧空怀、空明等所奏汉字黄折子发出，交与十二阿哥转。传旨：将此着阿哥亲自会同包衣昂邦询明，将御书之处议奏。”^② 魏珠承担的是将皇帝阅后奏折发还阿哥以及传旨的任务，文中出现魏珠的身份属于“侍卫”，当是“内侍”的意思。

康熙五十九年（1720）五月初二日，苏州织造李煦奏：“窃奴才家人曹三赍折南回，于四月十八日到苏州，云：四月初一日魏珠传万岁旨意：着奴才儿子李鼎送丹桂二十盆至热河，六月中要到。钦此。钦遵。奴才即督同李鼎挑选桂花，现在雇觅船只装载，即日从水路北行。李鼎遵旨押送热河，理合奏闻，伏乞圣鉴。”^③ 是为魏珠传达皇帝要李煦贡献桂花的记载。

上述奏折的记载，涉及魏珠的4次传旨活动，特别是魏珠在康熙五十五年已经是“总管太监”，表明他深得康熙帝的信任。

魏珠在《清圣祖实录》中出现过一次。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月初五日记载：“允禩患伤寒病愈后，囑内侍魏珠奏闻，上命将所停允禩之俸银、俸米俱照前支給。”^④ 借助这一中性的记载，可知皇八子允禩与太监魏珠关系较好，允禩通过魏珠恢复了因病所停的俸银、俸米。事实上，这一事情，埋下了魏珠在康熙帝去世雍正帝继位后遭受打击的种子。

魏珠在康熙时的权势，还反映在两起官员向其行贿事件上。一起是吴存礼赠送案，吴为汉军正红旗人，康熙四十九年十月由四川布政使升任云南巡抚，五十四年十二月，改授江苏巡抚，于雍正元年三月革职，后来吴存礼赠送案被揭开。接受吴存礼馈赠者达二百余人，银四十多万两，人数众多，银数惊人。其中魏珠收礼银20770两，位列前几位。^⑤ 另一起是康熙时期山东巡抚李树德馈送案，其中馈送魏珠银25000两，^⑥ 数目也不小，当然雍正帝知道这些已是上年处置完魏珠以后的事了。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两起案件的清单（或供单）上，雍正帝在魏珠的名字旁都用朱笔做了勾划。

二、雍正帝打击魏珠的情形与原因

雍正帝即位后并没有马上拿魏珠，魏珠同以前一样仍在内廷服务。雍正元年（1723）正月十九日，太监魏珠奏：“为六十一年照例做成景忠山施舍漆娃娃一百个，今仍派管理皇会官员送去等因，将包衣达多尔济等四人各写一绿头牌请旨。奉旨：着怡亲王派一人送去吧。”^⑦ 数月之后魏珠才被治罪，若魏珠目睹了所谓的雍正帝继位真相，雍正帝能如此待之以宽吗？

雍正朝的朱批奏折留下了处置魏珠的珍贵史料。据《直隶马兰口总兵范时绎奏陈太监魏珠妄行不法折》记载：

臣今将魏珠之凿山斫路、遮桥塞门种种妄行，有碍风水情形另公同具折奏闻外，所有事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8册，第64页，第2581号《山东巡抚李树德奏进白信三十斤折》。

②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8册，第391页，第2737号，康熙五十八年正月。

③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8册，第681页，第2866号《苏州织造李煦奏为遵旨送丹桂至热河折》。

④ 《清圣祖实录》卷270，康熙五十五年十月辛卯。

⑤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1991年，第31册，第433—437页吴存礼家人王国玺开出馈送清单。魏珠名在437页。

⑥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册，第494页，雍正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山东巡抚陈世倌折。

⑦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内外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册，第6页。

涉私匿动人疑虑者，又不敢不上达天听。五月内，魏珠私将兽医黄□□名单一纸嘱臣补放兵粮。臣念陵寝重地，不敢妄守面生之人，恐招匪类。后复令其密友董殿邦屡次催促，声色戾厉，董殿邦既收结太监于□、党人噶□□等，密为羽翼（朱批：等是何人，择其尤者，指名奏数人来），而复与魏珠亲密朋比，通同之处，臣前已面为奏闻。今又于臣入覲回署之次日晚，密遣家人来臣署，探问禁内消息，令臣家人传言，令臣拨兵为其私宅值宿，以防贼窃。似此种种，虽曰荐人，而禁地兵粮，岂可为伊养人资用，虽曰防御盗贼，而以防汛陵寝之兵，岂可为其防守私宅。如以上事皆臣重拂其心，久已酿成众怨，臣亦知中外之人出其旧日门下者、与为党人者，必致返手复仇，以臣之一介孤立，势难支持，非不逆略及此。

雍正帝在该折尾端朱批：

你，朕是信得及的，丝毫不必疑畏，有言只管放胆奏。魏珠是个疯狗相似，骄纵管[惯]的人，此人自然前业，何能得了，必遭天谴的人。但闻得魏珠盖房之地，在众人丛住之中，即此事处分他，恐人议论朕搜寻不容他。况此人断断不肯享福安静的，只将他一一不法之事留心记着，候朕到来。山陵大事告竣，朕见你问了，自有道理，着实密之。^①

该折无具文时间，折中说到“五月”的事情，朱批又说待“山陵大事告竣”再处置魏珠。我们知道，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突然去世，同年十二月清廷加紧督造陵寝，至雍正元年九月初一日，雍正帝恭谒景陵，“山陵大事告竣”。因此，该折写于雍正元年五月至九月之间。该奏折与朱批证实，康熙帝去世后，其亲近太监魏珠被派参与康熙帝陵寝（今河北遵化马兰峪景陵）事宜，守卫陵寝的直隶马兰口总兵范时绎受雍正帝密令，负有监视魏珠的使命。不过派太监并不限于魏珠，雍正帝说：“太监系朕特遣随皇考梓宫前去之人”^②，除了魏珠可能还有太监李凤、李广福、李成义、李坤、赵太监等。魏珠在马兰峪以自己的特殊身份，不仅兴办土木，还向地方官推荐人、要求派兵保护私宅，可以想见其自以为是的态度。范时绎担心出于魏珠旧日门下者与党人的报复，说明魏珠在官场有较强的势力，如范时绎所说魏珠“密友董殿邦”担任总理陵寝事务内务府总管^③，职务显要。而雍正帝说“魏珠是个疯狗”或许魏珠还显示出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态度，也是其有一定势力的表现。范时绎奏陈魏珠的奏折透露出君臣处置太监魏珠的决心与办法，只是雍正帝有些犹豫，认为以魏珠在众人丛住之中盖房来处分他，恐人议论找茬不能容人。

不过雍正帝还是以魏珠盖房不当惩罚了他。保留下来的一份未具时间的雍正帝上谕记载：

谕总理事务王大臣等：魏珠于风水之地动土建房，甚属大逆不道，可恶至极。除将魏珠即刻拿审外，其在京城之庄子、地方家产俱予封之，勿使得暇。至其家奴，凡重要者，不得放逃一人。尔等之内，若有图报魏珠之恩者走漏点消息，事稍有牵连，则尔等知耳。特谕。^④

因雍正帝在谒陵后的九月二十六日正式处置魏珠，所以这一上谕当是颁发于雍正元年（1723）九月初一日之后，二十六日之前。从该谕可知，魏珠大逆不道、可恶至极的罪过，是“于风水之地动土建房”，即犯有破坏皇家陵寝风水之罪。雍正帝命令拿审魏珠，封存其在京庄园与地方家产，关押其家奴。警告经办大臣不得为报答魏珠之恩走漏消息。

满文奏折保留了九月十三日捉拿审讯魏珠的更详细记载。据刑部官员报告，雍正元年二月，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2册，第137—138页，第146号奏折，无具文时间。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黄山书社1998年版，上册，第337页，第631号《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偷割陵区青草人犯拟罪折》。

③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第342页，第631号《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偷割陵区青草人犯拟罪折》。

④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下册，第5060号《雍正帝上谕一纸》，第2512页。

魏珠派家人王福、斗巴尔到东陵买姓穆之人草房 28 间，四月下旬刨山铲平砌墙，后为挡门外之桥，又砌墙。官员调查魏珠刨陵寝外与风水有关之山砌墙一案，获知：

魏柱〔珠〕将家院外山脚东侧向里刨六尺余，向下刨二尺余，使长八丈，宽六丈，铲平，砌墙圈入院内。在其大门外街上，陵寝院墙口对面，有一座旧破损石桥，为挡此桥，砌墙一道。然陵寝院墙口却被此墙遮住。

刑部官员说上述行为是违反法律的，应重判其罪：

故魏柱〔珠〕本应照建陵寝处以外，墙院二十里以内，刨山取石、修坟、建台、湖者，杖一百，遣边卫充军之律例，枷号三个月，鞭百。惟魏柱〔珠〕荷蒙圣祖仁皇帝重恩，圣主又施重恩，然并未思竭诚报效，于梓宫附近并不恭敬小心，于梓宫安放地宫前，即维修住房、院落，任意刨禁地之山，铲平修院，又挡路砌墙，以致遮住关系陵寝风水之院墙口，殊属不敬违法，不可照一般律例拟罪，将魏柱〔珠〕照大不敬律例立即斩首，其房屋、家产、人口俱抄没入官，挡陵寝院墙口所砌之墙毁之。^①

雍正帝朱批三法司会议具奏。九月二十一日，清廷缉拿了魏珠的管家。^②由上可知，魏珠刨山砌墙之事确凿，魏珠不知自家院外之山与风水有关，于是刨山砌墙招致罪戾。

萧爽《永宪录》卷 2 下记载了这一事件，雍正元年九月初四日：

逮护守景陵前总管太监魏珠监禁，籍没其家。珠与梁九公等幼侍圣祖，甚蒙宠眷，令护守景陵时，私使人在陵上割草，致与兵卒厮打，总兵范时绎启奏，拿付三法司会议具奏：魏珠在陵寝墙外砍山砌墙，关系风水，大不敬，应立决。得旨：魏珠侍奉圣祖多年，朕不忍加诛，仍看守，另有发落，内务府封锁家产人口。^③

据此可知，魏珠被逮的导火线是总兵范时绎揭发魏珠所派的割草人与看守兵卒打架，被处置的原因是魏珠在陵寝墙外砍山砌墙影响风水的大不敬罪过，即上面引述上谕的“于风水之地动土建房”。联想到，早在范时绎的奏报中说魏珠“凿山斫路、遮桥塞门”有碍风水，可见因割草的斗殴事件，只是范时绎寻找到的一个借口而已。

所谓割草人与看守兵卒打架事件，其原委是：七月二十九日，东陵驻兵该班巡山、巡查中路马兵管队章保等巡查到景陵前新东沟南，遇偷割青草二人。他们追击拿获一人，逃脱者一人，二人都是太监的家人。不料由东沟出来三四十人，强行将拿获之人抢走。章保等前去质问这群人的太监主子，却被太监手下家人打伤。打人者之中有魏珠的家人王三等，被法办。太监主子也被惩罚，只是魏珠“因刨山案另完”^④，进行更重的惩处，未直接列入此案。

《雍正朝起居注册》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六日记载了一条处分魏珠的史料：

又覆请刑部议奏太监魏珠应即处斩一疏。上曰：魏珠之罪甚大，即凌迟处死，不足以蔽厥辜，但朕不忍加诛，行文萧永藻交与总兵官、总管严加看守，不许接见一人，朕另有发落处，余依议。^⑤

文中的萧永藻是大学士，时总理陵寝事务，而总兵官为范时绎。雍正帝所说“魏珠之罪甚大”，是指魏珠“凿山斫路、遮桥塞门”、“砍山砌墙”、“于风水之地动土建房”，由于是破坏皇家陵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第 336 页。

②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第 363—364 页，第 672 号《护军统领袁泰等奏报缉拿太监魏柱管家等情折》。

③ 萧爽：《永宪录》，中华书局，1959 年，第 143 页。按：文中的梁九功先于魏珠遭受雍正帝打击，《永宪录》卷 2 上，雍正元年二月戊午记载：“九公幼侍圣祖，与魏珠俱加信用，朝臣多相交结，后以犯法，年老宽恩，拘系景山，畏罪自尽。上念其勤劳，特加轸恤，给银发丧。”（第 91 页）如此魏珠被打击与梁九功一样，是雍正帝打击康熙帝亲信太监的一环。

④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第 342 页，第 631 号《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偷割陵区青草人犯拟罪折》。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起居注册》，中华书局，1993 年，第 1 册，第 108 页。

寝风水之罪，所以刑部建议将魏珠处斩，雍正帝说魏珠是罪至凌迟处死也不为过。由于魏珠是康熙帝信任的老臣，魏珠的破坏风水之罪有罗致之嫌，连雍正帝自己都担心别人认为他“搜寻”、“不容”魏珠，为了显示宽大，雍正帝还是将魏珠从轻发落了。

《清世宗实录》中，也有一条有关魏珠的记载。雍正四年（1726）六月初三日，在雍正帝的授意下，康亲王崇安及诸王、贝勒、贝子、公、满汉文武大臣等公同议奏允禩、允禩、允禩的罪行，其中允禩（阿其那）罪状四十款，有一款涉及魏珠：“康熙五十五年秋，阿其那偶患伤寒，正值圣祖仁皇帝自热河回銮，冀以病症幸邀宽宥，故托大病，恳求魏珠谎奏，将所停俸米赏给，病愈仍称病重，魏珠往看，乃下炕迎接，在地叩谢，奸伪无耻。”^①这是本文第一部分所引《清圣祖实录》记载之事。不过，这时增加了指责允禩病愈仍称病重，不顾身份，恳求魏珠谎奏的内容。允禩（塞思黑）罪状二十八款，也有一款涉及魏珠：“将伊子弘晷认内侍魏珠等为伯叔，窥探宫禁信息，行事卑污。”^②说的是允禩不顾身份、违反礼制巴结魏珠的情形。而允□的交代，更可证明魏珠与允禩、允禩为一党：

据允□供称：私结阿其那、塞思黑等以图大事是实，原系护卫二海雅图劝我入阿其那、塞思黑之党，以为后日之地，我以阿其那、塞思黑、允禩等之党援甚多，威势强盛，且与太监魏珠、李坤等相结甚深，而外人又皆保荐阿其那，欲为后日之地，是以忘死入于伊等之党。^③

允禩、允禩与太监魏珠等相结甚深应当是事实。由于雍正帝继位后打击政敌是首要任务，魏珠与允禩、允禩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所以被列入到打击对象，有碍风水的大不敬罪不过是在允禩集团未在正式清除之前巧立的名目，以掩盖打击允禩集团的深谋。

三、乾隆朝的老太监魏珠

乾隆帝继位后，多次以魏珠为例，申诫太监不得违反宫中规矩，《清高宗实录》有四条记载。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初十日，乾隆帝诣雍和宫梓宫前供奠，谕内务府总管太监等：

尊卑有一定之体统，上下有不易之礼仪。自宜循分遵行，岂容稍有僭越！太监等乃乡野愚民，至微极贱，得入宫闱，叨赐品秩，已属非分隆恩。况朕八旗满汉旧人甚多，岂尽得如太监等日覲天颜、出入内廷乎？尔等当自揣分量，敬谨小心，常怀畏惧，庶几永受皇恩，得免罪戾。凡诸王大臣皆国家屏藩辅翊之人，尔等寻常接见，自应恭谨尽礼，岂得与奉旨宣谕时一样举止乎？至内廷阿哥等，我朝旧制，无论王公、大臣，俱行跪见请安之礼，惟有亲伯叔行乃免跪见，至尊重也，何况尔等微末太监！谚云：“一岁主，百岁奴。”上下之分秩然，岂得以阿哥等年尚冲幼，遂尔怠忽邪？即如苏培盛，乃一愚昧无知人耳，得蒙皇考加恩，授为宫殿监督领侍，赏赐四品官职，非分已极。乃伊不知惶愧感恩，竟敢肆行狂妄，向日于朕弟兄前或半跪请安，或执手询问，甚至庄亲王并坐接谈，毫无礼节。庄亲王总管内务府事务，凡内廷大小太监均属统辖，而苏培盛即目无内务府，独不思庄亲王乃圣祖仁皇帝之子、大行皇帝之弟乎？昔者塞思黑之子弘晷呼魏珠为伯父，皇考曾严切教训，此风不可长也。^④

该谕旨重申允禩违反太监与阿哥交往礼仪巴结魏珠之事，在乾隆帝继位伊始就告诫太监以魏珠为戒。

乾隆帝即位后魏珠的境遇有些变化，《国朝宫史》保留了一条重要史料：

乾隆元年十二月初四日，上谕：从前魏珠在世宗皇帝时身获重罪，因将伊祖母、生母，

①② 《清世宗实录》卷45，雍正四年六月甲子。

③ 《上谕旗务议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卷5，第7—9页。

④ 《清高宗实录》卷4，雍正十三年十月乙亥。

发回原籍。近将魏珠宽宥，著在寿皇殿当差，曾降旨不许出门。今魏珠竟在王大臣前妄行递呈，求伊祖母、生母来京居住。魏珠系不许出门之人，如何擅递呈词？王大臣等从何处接受？魏珠在何处投递？著问明具奏。（小注：随即传问庄亲王及内务府总管，据称：系纪文替魏珠递呈。）奉旨将纪文、魏珠交与总管议罪具奏。（小注：总管李英、谢成议：将纪文官职革退，仍罚月银三年，重责三十板。魏珠罚月银二年，重责二十板。等因。具奏。）奉旨：纪文著革职，魏珠罚月银三年。^①

由此可知，本文第二部分中雍正帝对魏珠“从轻发落”的具体内容，是将其祖母、生母发回原籍，魏珠的处理则未记载，有可能后来一直在马兰峪被当地总兵看守。乾隆帝继位后，在元年竟将魏珠宽宥，命其在寿皇殿当差，但不许出门。魏珠则利用这一机会，提出将在老家的祖母、生母接回京城。由于是“擅递呈词”，乾隆帝表示不满，乾隆帝将递呈者革退，对于魏珠从轻只罚月银三年。

乾隆六年（1741）七月十四日，乾隆帝谕总管太监：“著总管李英、谢成严谕跟随出外各处太监，不许肆行跑马。若似从前魏珠、于锦跑马射箭，断乎不可。如有此等事，惟汝二人是问。”^②可见魏珠有过出外跑马射箭的“肆行”，被引以为戒。

同年十二月初一日，谕总管太监：“昨颁赏太监等折内书写御前小太监，甚属错误。从前魏珠、陈福服勤日久，各有身分，称为御前太监。再，侍卫大臣称为御前侍卫。至新进小太监等，如何写御前字样？伊等要称御前，即是狂妄。嗣后若有人如此称谓，即著伊等参奏，尔等严传禁止。如再有故意违犯者，定行究治。”^③从中获知，魏珠因服勤日久而有身分，称为“御前太监”。

乾隆二十六年（1761）八月初八日谕旨谈到：“据总管内务府大臣等奏，寿安宫正殿前檐遮阳席片失火延烧缘由。阅折内火班参领既称是夜三更后见宫内火亮等语，此时一应工匠久已散出，若果系工匠所遗火种，断不应迟至三更，明系该班太监不能小心火烛，或吃烟所致，其为掉谎推卸无疑。内务府大臣何不就此诘问。且魏珠奏内所称，首领九十三说是同太监李世福无点引灯，黑影巡查之语。其为心虚回护，已属显然。著内务府大臣等，将是夜如何失火之处逐一研究，令其明白供吐。如敢谎供狡赖，即加以刑讯，务得实情。再内廷首领等，彼时既尽行酣睡。及已闻叫门，复托言慎重，不肯开视。”^④这一记载表明，时至乾隆二十六年八月，魏珠尚在世，应当是在寿安宫当差。距魏珠首次有明确时间记载的康熙五十五年（1716），已经四十五年。如果加上康熙二十三年（1684）后魏珠出现与之到五十五年大约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则乾隆二十六年，魏珠当是七十多岁的老年人。

四、关于清末太监信修明写的魏珠故事

清末太监信修明回忆所见所闻的清朝宫廷旧事，写了《老太监的回忆》，其中有“太监魏珠得一城”一条。内容如下：

太监魏珠是圣祖皇帝的宫殿太监。圣祖驾崩，写了立储之遗诏。太监魏珠探听到消息，告诉了雍亲王。亲王说：你立了这么大功劳，我得怎样酬谢你呢？魏珠说，奴才不敢有奢望，但赏我一城就满足了。雍正皇帝即位，让魏珠当了北海团城的总管，以履行当年要赏他

①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卷4《训谕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9—40页。又，前引王政尧先生文，已经注意到《国朝宫史》中的魏珠资料。

② 《清高宗实录》卷146，乾隆六年七月丙子。

③ 《清高宗实录》卷156，乾隆六年十二月壬辰。

④ 《清高宗实录》卷642，乾隆二十六年八月甲戌。

一城之诺言，实际上是要把他软禁起来。

太监魏珠在团城里因为无事可管，就以种葫芦做为消遣。还制造了不少葫芦器物，如弦子、琵琶、匙箸、盘碗、算盘珠子、各种瓶、罐、鼎、炉、陈设等。这些器物工艺精巧，上面又刻制了书画。后来慈禧太后看中了这些东西，放到了内库，陈设在西苑仪銮殿内，以供玩赏。庚子年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德国兵驻中南海，把这些葫芦掠走，运往德国了。珍贵文物虽失，但团城却仍巍然立于北海金鳌玉 \square [\square] 桥头。^①

这个故事说太监魏珠探听到康熙帝立储之遗诏，还告诉了雍亲王，雍正帝即位，寓监视于报答，让魏珠北海团城的总管。魏珠在团城里无事可管，以种葫芦消遣，制造了不少葫芦器物。

文物研究家王世襄先生，研究过中国葫芦，著有《说葫芦》。该书附录了有关的文献资料，其附录九，收录了“太监魏珠得一城”这条史料^②。显然，王世襄先生关心的是清代葫芦器与魏珠关系的说法，用于佐证葫芦器在清代的兴盛。

王世襄先生请他的朋友、同事也是文物研究专家的朱家溍先生为《说葫芦》作序，朱家溍先生的序以《读〈说葫芦〉说葫芦》发表，文中认为信修明说魏珠居功向雍正讨封，求赏一个城，结果将他软禁在团城，纯属无稽之谈。值得注意的是朱家溍先生对于魏珠的事迹有所论述，他根据所见懋勤殿旧藏“圣祖谕旨”魏珠传旨的档案史料：

魏珠传旨，尔等向之所司者，昆戈丝竹各有职掌……（从略）

西游记原有两本，甚是俗气……（从略）

问南府教习朱四美，琵琶内共有几调，每调名色原是怎么起的，大石调、小石调、般涉调，这样名色知道不知道？还有沉堕、黄鹂等调，都问明白。将朱的回话叫个明白些的著一写来，他是八十余岁的老人不要问紧了，细细的多问两日。倘你们问不上来，叫四阿哥问了写来（四阿哥即雍正），乐书有用处。

提出了如下看法：

以上三条都是针对南府讲的，从内容和语气都可以看出魏珠是南府的总管，并且也懂乐器，可以联系到传说中魏珠范制葫芦音箱的设想。不过信修明的话本质上也和其他太监无知信口开河是一样的，他们每一个人只知道自己小范围内的一点事，此外的话就不可信了。有的是听别的太监胡说，他也没有鉴别能力，也有的是他对事物的误解，就自造出一段故事。所以访问太监或宫女时，必须先从官书和档案中完全了解宫殿监都领侍管辖下全部太监的职掌和服务地点，才可以向他们提出范围内的具体问题。以信修明为例，他说魏珠当了北海团城的总管，可是根据《国朝宫史》卷21至22“官制”中开列太监职掌和分配的处所，在西苑只是瀛台、永安寺、春雨林塘、阐福寺、万善殿五处，每处设首领太监一名、太监若干名。这部书是乾隆年编纂的，其内容包括自顺治至乾隆，在这期间，团城未设过太监。我认为魏珠做过范匏是有可能的，因为南府的院落很多，树木又少，有条件种葫芦，所以当作佳话在太监中流传，在流传中逐渐产生许多以讹传讹。根据清代惯例，即使是一个太监立了功，也绝对不敢向皇帝提条件，至于要一个城的话，如果真提出来只能说明本人是疯子，也就是他的死期至矣。况且太监被处理只是皇帝一句话，用不着客气还给个总管软禁起来，按照惯例可以发到打牲乌拉，严加管束，或是交内务府所属某个庄头处铡草。至于团城承光殿，岂是软禁太监的地方？^③

① 信修明遗著、亚伦整理：《老太监的回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第3页。

② 王世襄：《说葫芦》，（香港）壹周刊出版社，1993年；1998年，上海文化出版社易名《中国葫芦》再出新版，我所见到的《中国葫芦》2004年第2次印刷本，“太监魏珠得一城”收录在该书的第309页。

③ 朱家溍：《读〈说葫芦〉说葫芦》，载《读书》1994年第5期，收入《故宫退食录》，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上册，第172页。

朱先生否定信修明说魏珠当了北海团城总管的论证很有说服力，赏赐团城总管之说子虚，魏珠告诉雍亲王康熙帝立储遗诏之事亦属乌有。不过，朱先生从魏珠传旨南书房事，判断魏珠是南府的总管，则似乎显得证据不足。

五、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魏珠的生平作一概述。魏珠大约生活于康熙中期到乾隆中叶，目前所知文献中，魏珠是在康熙五十四五年（1715—1716）以后大量出现的，推测魏珠有可能是在这时担任总管太监的，所以才有五十四年康熙帝派魏珠等将矾水之书与允礽阅看，五十五年六月传谕热河甚热于行人稠密之地安置冰水桶，七月魏珠传皇帝的旨意办理私事，十月允禔祈求魏珠转奏的事情。魏珠受到康熙帝的信任，奉命为康熙帝转传谕旨，早先有向公众演戏者传旨勤习戏曲表演，后来传达苏州织造李煦过问宫中教习姚天进家族坟地被盗卖之事；向山东巡抚李树德传达了购买制造玻璃原料的旨意；转达为普陀山寺院宽免钱粮的僧人奏折与皇帝旨意；皇太后病亡前后康熙帝亦患重病，向大臣等传谕办理皇太后之事与告诉自己健康状况；传达给李煦贡献丹桂于在热河的康熙帝。由于魏珠的特殊地位，连皇子都讨好魏珠，托他转奏事情。地方大员吴存礼、李树德向魏珠馈送大额礼银。魏珠与太监董殿邦等相结，并与皇子允禔、允禔结为一党。魏珠也因皇帝信任以及宫中总管太监的要职，行为有失约束。

康熙帝逝世后，新登基的雍正帝并没有马上拿魏珠。魏珠同以前一样仍在内廷服务，雍正帝特遣太监魏珠等随圣祖梓宫前去东陵。雍正帝并不喜欢魏珠，也在寻找借口打击他，魏珠在康熙帝景陵受到看管。刨山砌墙案件发生后，由于魏珠脱离政治漩涡，作用降低，雍正帝将其从轻发落，未加深究。乾隆帝再次宽宥，魏珠曾在寿皇殿、寿安宫当差，乾隆二十六年（1761）尚在世，乾隆皇帝每以魏珠为例告诫宫中太监循规蹈矩。

经过考证，我们也得出雍正帝打击魏珠的原因。表面看，魏珠是因在皇家陵寝重地刨山砌墙破坏风水而在雍正元年获罪，实际上是雍正帝对魏珠在康熙晚年与储位争夺对手允禔、允禔关系较好而仇视他。雍正帝继位后，对于有一定势力且与允禔集团有密切关系的魏珠等太监保持警觉，为了切断允禔集团与宫中的联系，维护自身的安全，立即将魏珠等调离皇宫，命在远离京城的外地参与康熙帝陵寝事务。安顿好康熙帝陵寝之后，雍正帝便刻不容缓地打击魏珠等太监，使其在宫廷不能发挥作用，当然也是在报复魏珠。当时雍正帝与允禔、允禔维持着表面上的关系，打击魏珠就事论事，未涉及康熙朝魏珠与允禔、允禔的关系。到了雍正四年，当雍正帝正式收拾允禔、允禔时，则公开了魏珠与允禔、允禔的过往密切关系。魏珠牵连允禔、允禔的罪状，显然是同罪的，只是时过境迁，雍正帝不再纠缠政治上已经失去地位的太监魏珠了。

由于雍正帝打击魏珠在先而收拾允禔、允禔在后，而且收拾允禔、允禔时并未谈到打击魏珠之事，容易使人们误认为打击魏珠另有原因。雍正帝办理完康熙帝的丧事就打击皇父的旧人，本身就会使人联想到太监魏珠或许与康熙帝之死、雍正帝继位有关。加上《雍正朝起居注册》记载打击魏珠的史料说“魏珠之罪甚大”可以处死，并未指出所犯何种死罪，更加强了人们的联想与猜想。有关魏珠获罪问题的马兰峪总兵范时绎奏折、刑部尚书佛格奏折、雍正帝上谕等没有得到学人的重视，人们不知魏珠因于风水之地刨山砌墙这一直接而表面化的获罪原因，也导致人们朝着魏珠得知康雍之际皇位传授秘密联想。

我们的上述研究表明，雍正帝打击魏珠并非是因为魏珠目击康熙帝临终情景、得知雍正帝得位不正或者说是篡位的秘密。

主要参考文献

- [1]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 年。
- [2] 冯尔康：《雍正继位新探》，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年。
- [3] 上海书店出版社编：《清代档案史料选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年。
- [4] 王世襄：《中国葫芦》，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 年。
- [5] 王政尧：《清代南府考》，载《清史论丛》（2011 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1 年。
- [6] 萧奭：《永宪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
- [7]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
- [8] 信修明遗著、亚伦整理：《老太监的回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 年。
- [9] 允禄等撰：《上谕旗务议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年。
- [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
- [1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4 年。
- [1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1991 年。
- [1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起居注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 年。
- [1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合肥：黄山书社，1998 年。
- [15] 中华书局编：《清实录》（《清圣祖实录》、《清世宗实录》、《清高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
- [16] 朱家潘：《读〈说葫芦〉说葫芦》，收入《故宫退食录》，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 年。

A New Study on the Reasons for the Emperor Yongzheng's Crackdown on the Eunuch Wei Zhu: Research on Wei Zhu And His Deeds

CHANG Jianhua

(Center for Chinese Social History Studies, Nankai University; changjh@nankai.edu.cn)

Wei Zhu lived from the middle of Kangxi reign (1661—1712) to the middle period of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His records appeared in large numbers after the 44th or 45th year of Kangxi. The likely reason was because Wei Zhu served as the Head Eunuch at that time. Because he was trusted by the Emperor and held senior positions in the palace, Wei Zhu often behaved badly. Yongzheng disliked Wei Zhu, so he found an excuse to crackdown on him. Wei Zhu was sent to Kangxi's mausoleum, and his liberty was restricted. Yongzheng dealt leniently with Wei Zhu and Qianlong forgave him again. Wei Zhu had served in the Hall of Imperial Longevity and the Palace of Eternal Longevity, and lived until the 26th year of Qianlong. On the surface the reason why Yongzheng cracked down Wei Zhu was that Wei Zhu built a house on a mausoleum site destroying the fengshui. In fact the reason was that in Kangxi old age Wei Zhu kept good relations with Yunsu and Yuntang who were Yongzheng's rivals for crown prince, and so Yongzheng was hostile to Wei Zhu. The reason that Yongzheng cracked down Wei Zhu was not necessarily because Wei Zhu witnessed the deathbed scene of Kangxi and knew the secret that Yongzheng ascended the throne through improper means, or, in other words, usurped the throne.